

无性婚姻是种怎样的体验？

我和我老公相亲时，提出的要求就是「结婚可以，但拒绝婚内性行为，不是指婚前性行为，是指整个婚姻，杜绝性行为。」我老公同意了。三年了，我们仍在无性婚姻。

本文为虚构

1

「我王爱红的女儿绝不能比别人差！必须在 30 岁之前生孩子！」

王爱红是我的母亲，她的声音像一个无穷放大的扩音器，响彻整个房间。

从小到大，她的每一句话都以「我王爱红的女儿」开头。王爱红的女儿学习不能比别人差，王爱红的女儿工作不能比别人差，王爱红的女儿结婚不能比人晚，王爱红的女儿生孩子不能比别人晚。

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我和你说话呢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哑巴似的女儿？」

我坐在餐桌前默默地扒饭。这些年我早已学会了无声反抗，非暴力不合作。

「我王爱红的女儿今年必须生孩子！你要再不行动，我就亲自找廖远航了！」

「别！」

我知道王爱红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，电话短信微信邮件轰炸，当面质问，拖走强制体检，甚至寄各种壮阳物品到廖医生的单位，她都做得出来。

这种被监视、操控的人生，我一个人过就够了，别再骚扰廖医生。

「我会想办法努力的。」

「不是努力！是确保！我王爱红的女儿今年必须生孩子！」

怎么必须？我和廖医生结婚三年，却连手都没有牵过呢。

廖医生是我的第 35 个相亲对象。

三年前，我在王爱红的淫威下，像牲口一样被展示给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但凡他们露出满意的面孔，我就会慢悠悠地说：「结婚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拒绝婚内性行为，不是指婚前性行为，是指整个婚姻，杜绝性行为。」

我吓跑了所有的相亲对象，直到遇到廖医生，我还没开口他先说了：「婚后不同房。」

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廖医生。他穿着白色衬衫，手指修长，戴金边眼镜，整个人温文尔雅，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到了斯文败

类、衣冠禽兽。

据王爱红介绍，廖远航，心理医生，主攻两性婚姻，30岁，身高185，体重80kg，不近视，无不良癖好，家族无遗传病，基因良好。英年才俊，优秀卓越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要不是因为爷爷突发脑溢血，生命垂危，需要火速结婚给爷爷冲喜，这样的好男人也轮不到我。

我倒是觉得，果真如此完美的男人，屁股后面应该很多女人追吧，又怎么会相亲呢？

王爱红和对方一拍即合，火速操办了婚礼。

我和廖医生火速结婚，火速住在一起，火速开始了婚后生活。

走出王爱红的小区，廖医生正站在门口，嘴角含笑调侃道：
「需要心理疏导吗？」

「收费吗？」

「鉴于你是我太太，可以免费。」

廖医生是近几年业内公认的后起之秀。如果不是嫁给他，也许和他对话的每一分钟，我都得刷卡。

「其实，你不必事事顺着她，你可以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。」

三年的朝夕相处，廖医生知道王爱红对我的控制，我也知道廖医生和他母亲的疏离。

廖医生希望我能脱离王爱红，我希望廖医生能和他母亲和解。但是，我们谁都没有做出改变。相视一笑，我们知道这个话题又要就此打住，无疾而终。

回到家，廖医生帮我烧了暖水袋，热了牛奶，像叮嘱小孩子一样叮嘱我：「不要熬夜，早点休息。」

我捏着被廖医生塞好的被角点了点头。我是一个人情很淡薄的人，太亲密的关系会让我窒息。但和廖医生相处的三年时光，我感到很舒服。甚至连这种弥漫着浓浓养成感的暧昧氛围，都让我觉得好像还不错。

廖医生帮我关了顶灯，然后抱着枕头被子去了书房。

2

第二天，我正琢磨怎么在和男人不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下能有个孩子，就见办公室里，白洁努力压低嗓子，但还是掩饰不住地咆哮：「他竟然要和我离婚！他竟然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要和我离婚！我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，这些年我们总在争吵，上周我们下定决心去参加了婚姻咨询，没想到问题的核心竟然是性生活不和谐！这也算问题？！」

Tina 漫不经心地看向办公室门口，若是此时有学生路过，刚好可以免费上一节性教育课。

我的到来并没有打断白洁的哭诉：「白天上课，晚上回家带孩子，一年 365 天无休，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少做几次怎么

了？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没短他吃，没短他穿，他竟然要和我离婚！」

白洁丝毫不顾忌自己端庄正派的英语老师形象，只顾着一吐为快：「现在哪个家庭不是这样？车子、房子、孩子哪个不花钱？他有精力出去多赚钱啊，在我身上下什么功夫？」

「那你们一周到底做几次啊？」Tina 边擦口红边问。

「两三个月一次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谁记那玩意儿啊！」

「无性婚姻啊。我要是你，我此刻担心的应该不是离婚，而是老公在外面偷了多少次腥。」Tina 唯恐天下不乱，「你以为你不想，你老公就不想吗？」

Tina 是思想品德老师，我总是怀疑校长给 Tina 这个职位是不是被 Tina 抓了软肋。

「人是动物不是神，除了吃喝拉撒，有欲望是正常的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不要把性想成洪水猛兽。若有一天你老公见了你毫无欲求，你才应该真正悲哀，那个时候他不是性功能障碍了，就是对你丝毫没有兴趣了。」

我听着 Tina 的论断心里暗自琢磨，那我和廖医生呢？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廖医生，为什么要主动提出无性婚姻呢？是不行呢，还是不想呢？

「报……报告，老师，我交作业。」李术是我的学生，他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办公室门口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也不知道这段

对话听了多久。

「进来。放这里吧。」

李术放下作业本，红着脸唰一下就跑出去了。我起身想追出去叮嘱两句，被 Tina 拦住了，「14 岁的男孩子早都情窦初开了，你追出去，解释什么？解释语文老师因为欲求不满，要和英语老师闹离婚？你还不如直接塞给他一颗炸弹呢。越描越黑。」

14 岁是个很敏感的年龄吧，对性的认识正处于朦胧之中，若没有正确的引导恐怕后患无穷。我挠了挠头。作为一个心理淡漠的人，我讨厌做班主任，讨厌心里被塞满一群青春期的小毛头，讨厌为他们操碎了心。哎，我琢磨着，是不是应该让廖医生过来，给这群小毛头上个性教育的公开课？

叹了一口气，我想到正经事，「你说如何在和男人不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下，能有个孩子？」

「试管婴儿咯，」Tina 很有经验地说，「不过，你得有精子才行。」

3

晚上回到家，我正琢磨怎么和廖医生开口借颗精子，就看见廖医生趴在厨房地地上撅起的性感屁股。线条优美，左右摆动的幅度撩人而不放荡。我竟然咽了口水。

我足足看了有 10 分钟，直到满头大汗的廖医生回头看到我。

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廖医生的前襟都湿透了，饱满的胸肌若隐若现。我突然联想到电影中少儿不宜的画面，慌忙撇过头。

「我知道我脏透了，」廖医生烦躁地说，「厨房的下水道堵了，水漫了一地，刚擦干净，又漫了出来。」

所以一向干净整洁的廖医生，此刻满身湿漉漉的，都是下水道的污水？

「扑哧」，我笑出了声。

廖医生气恼地看着我。

看着他三分可怜的模样，我扎起头发挽起袖子，「你出来，我来吧。」

我们的厨房很窄，基本只够一个人腾挪转身，洗菜炒菜。廖先生举起双手和我面对面交换位置时，我们的距离不到 10 公分，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我突然心跳加速，「那个……我想向你……借颗……精子。」

在这种奇怪的场合下，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，真的很匪夷所思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脱口而出，今天的我似乎有些反常。

廖医生再次用相亲时那种饶有兴致的眼神看着我，嘴角一扬说道：「不借。」然后把抹布塞进我的手里，「因为太脏。」

我的心一颤，脏这个字让我感到一阵颤栗。从胃部涌上来的恶心让我跑到卫生间，对着马桶一阵干呕。

脏这个词，王爱红对我说过不下一百次。

14 岁，我发现屁股湿漉漉黏答答，用手一摸满是血，还有一种特殊的甜腥味，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。我颤抖着告诉王爱红，我的屁股流血了，王爱红扒下我的裤子，喊着：「你怎么这么脏！！！」然后丢给我一片卫生巾。

我始终记得，我光着屁股站在王爱红身旁，看着她在水池里洗血内裤，边洗边说：「你怎么这么脏！」

自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以为自己，是肮脏的。我曾经因为自己的肮脏自卑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会陷入自卑的泥沼中不可自拔。我躲避一切的男生，贴着墙根，走在阴影里，把自己藏在角落里。每个月来月经的日子，躲在厕所一遍又一遍清洗下身，恨不得自己立即死去。

脏这个词，在我的噩梦中出现了成百上千次，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胸口。以至于成年后，当我可以正视这件事时，我也不想再与任何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。

我从卫生间回到厨房，赌气一般跪在地上撅着屁股，使劲擦橱柜下的地板，越擦越气。虽然我也不知道，我到底在气谁，气王爱红，气廖医生，还是气我自己。

待我擦干净地板回过头时，看见廖医生换了干净的衣服站在厨房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「你擦地板的样子，还蛮好看的。」廖医生嘴角含笑，他笑起来的时候很温柔，很好看。我不相信这样柔情似水的廖医生会

沦落到相亲才能结婚。他一定有什么隐疾，才会主动提出无性婚姻，才会拒绝借我一颗精子。

只是一颗精子而已！他随便一发就有千万个兄弟，何必在乎一个。哼！

我没好气地说：「你夸人的方式，还蛮另辟蹊径的。」

「去吃饭吧。」廖医生怎么能像没事人一样呢？他难道看得出来我在生气吗？！

「不去！」

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不吃饭怎么继续和我，或者王爱红斗争？」

廖医生不愧是心理学医生，连说话都直中要害。

一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势母亲，一边是无性婚姻不借精子的丈夫，哪方看上去都不像好糊弄的样子。偏偏我被夹在中间。

晚上我做噩梦了。先是梦见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喘息不得，我用力举起巨石，发现巨石变成了王爱红的脸，她的脸狰狞着向我咆哮：「我王爱红的女儿怎么这么脏！」

我哭了，哭着求饶，然后王爱红的脸变成了一个男人的脸，模糊得看不清，我用力去辨识，发现那人是廖医生。

他说：「别怕。」

然后我就惊醒了。他的声音那么近，仿佛就在耳边，我还能感受到耳边的温热。我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，大口呼吸，喘息不止，一身汗渍，我怎么了？

起床去卫生间。打开门，湿润氤氲的空气扑面而来，玫瑰香的沐浴露味道蹿入鼻孔，廖医生洗澡了？在凌晨三点？

余光瞥向脏衣篮，我发现了一床被单和一条内裤。作为廖医生的太太，我几次三番提出帮他手洗内裤袜子的人妻服务，但廖医生都谢绝了我的好意。每次他洗完澡都会顺手洗了内衣裤，然后自己晾在阳台。

我拿起他的内裤。

这是，传说中的精液？！

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，然后猛然丢掉内裤和被单，抱着马桶干呕起来。毕竟我连男人的手都还没牵过，这么近距离接近男人的精液，真是让人，不自主地，恶心。

可是为什么会有精液呢？而且还是在内裤上呢？是传说中的遗精？

我偷偷发微信问了两性百事通的 Tina，她回过来一段语音，伴着摇滚蹦迪还有各路男人的嘻哈声。Tina 虽然结婚了，但时刻不忘抓紧时机放飞自我。Tian 说：「成年男子嘛，这种情况，不是生理疾病，就是太久没有性生活。所以，要么他太孬，要么他很忠。」

我思量着，廖医生到底是有生理隐疾，还是如此忠于我们的无性婚姻？

4

第二天一早我坐在餐桌旁，慢条斯理地吃着面包，时刻准备着捕捉廖医生看见阳台上晾晒床单的精彩表情。

他怔了一下，我还以为红晕会爬上他的脸颊，然后他羞得跑回屋去，整理一下表情再出来面对我。但廖医生只用了一秒钟就恢复了淡定，「你洗了啊，不脏吗？」

「嗯，啊？不脏啊。」换做我尴尬了，好像我洗了什么不该洗的东西一样。

廖医生坐在餐桌前，拿起一片我抹好果酱的面包，「酱多了，太甜了。你要少吃甜，毕竟生理期吃甜食，对身体不好。」

我抹果酱的手停在半空，「你怎么知道我生理期啊？」

「我送你去学校，出门记得把卫生间的垃圾带上。」

卫生间的垃圾。我把头埋得很低，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。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用同一个卫生间，同一个纸篓，被对方看见丢弃的卫生巾，应该不算是一件丢脸的事吧。

原本是想调侃一下廖医生，没想到引火烧身啊。

「你今天不去诊所吗？迟到了怎么办？」

「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有义务旁听你的公开课，所以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。」

嗯？怎么话锋一转，突然变得这么温柔体贴负责任？我喝了一口牛奶压压惊。

廖医生说：「那杯是我的。」

咳咳。

廖医生两年前离开体制内，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，本以为创业艰难，没想到患者口耳相传，等待就诊的患者已经预约到了半年后。他们都说，廖医生为人谦和，讲话温柔，他的目光如春风，能抚平焦虑、急躁、抑郁、自卑。

但我总觉得廖医生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下，很难琢磨。

我们刚走进学校，Tina 就在校门口欢天喜地地扯着我，「你上个月辅导的那个化学竞赛一等奖的学生，李术，他的家长找上门了。」

「感谢我吗？不用了，这是应该的。」

「你想得美啊！她像疯狗一样在办公室闹事呢！」Tina 对一切八卦都抱以极大的热情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她儿子给你写的情书被她发现了。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但那个女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」Tina 满脸都写着「你

死定了」。

又是一个神经兮兮紧张过度的母亲吗？我深呼吸，在胸前提了一口气，准备去会会她。没想到廖医生先我一步走向教学楼，「我去看看。」

你看什么啊？不会是准备看我出丑吧？

还没走进办公室，就听见女人咆哮的声音：「你们这里的老师还要不要脸？！我儿子才 14 岁！她就这样勾引我儿子！」

李术的头埋得低低的，恨不得从脖子上掉下来揣进怀里。他看到我的鞋子，迅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又把头埋得更低了。那是一个极具化学天分又腼腆的孩子。在化学的世界里他像国王，在现实世界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耷拉着脑袋。

我捡起被女人扔在地上的「情书」，廖医生凑过头来看了两眼，先我一步开口：「不过是一封普通的感谢信，硬被你扭曲成情书？」

「亲爱的，致我最爱的，这不是情书是什么？！」

「也许你应该反思，为什么孩子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老师，而不是形容像您这样伟大无私、操碎了心的母亲。」

不得不承认，廖医生反击的姿态比我想象中帅气。

女人愣了一下，像被戳了软肋，「你算哪根葱，在这里管我们的事？！校领导呢？我要见你们领导！」

李术低着头，胳膊被女人死死拽在手里。我看在眼里，觉得好疼。

廖医生用手捂住李术的耳朵，然后用极轻却极有分量的语气说：「你现在用的每一个词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对你儿子的整个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。他永远都会记得今天。」

「你以为你在替他伸张正义，但也许他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的笑话。你儿子现在一定羞愧得恨不得立刻死去，希望你不要让你儿子带着这种羞愧，过一辈子。」

李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抬头看了看廖医生，又看了看他母亲。

女人愣在那里，似是在思考，犹豫半天，缓缓放开了李术的手，「儿子，去上课吧。」

我看向廖医生，露出老母亲般慈爱的满意微笑。

就在这一刻，突然传来火警的声音。

5

我的手被廖医生攥了起来。我浑身一颤，本能地想要抽回，但被廖医生攥得紧紧的。

女人拉着李术，廖医生拉着我跑向门口。我们刚出办公室，瞬间被涌动的人潮埋没。

廖医生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护在靠墙的一端，我在里，他在外。那些跑跑嚷嚷的学生纷纷擦过廖医生的肩膀，推推挤挤，他的西装皱了，他的眼镜歪了，他的额角沁出细细的汗珠。

我知道廖医生是一个有洁癖、讨厌拥挤、讨厌和别人身体接触的人。

他讨厌嘈杂的环境，讨厌喧闹的人群，讨厌无序的拥堵。

但这一刻，他站在外面，把相对安静的空间留给我。

而且，还拉着我的手。

我心里一紧，火辣辣的感觉从手心传来。他这是在保护我吗？

被人潮冲进操场，所有的人面面相觑，着火了吗？哪里着火了？找不到一丝黑烟，或者着火的痕迹。

「通知，通知，刚才是防火演习，现在请各班主任带学生回教室继续上课。」

「搞什么啊！」

「老子还在睡觉呢！」

「我的数学卷子写到最后一题了！」

「我脚都崴了，竟然只是演戏！」

「刚才有个小哥哥跑过我身边，好帅呀，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」

学生们立刻炸了锅。学校从没搞过不预先通知的防火演习，大家兴奋地站在原地叽叽喳喳。

「通知，通知，刚才是防火演习，现在请各班主任带学生回教室继续上课。最后一名回教室的学生来教导处报到。」

瞬间，所有的学生如潮水般倒灌而回。

我看见王爱红的身影从播音室走出来。

「刚才的通知是你播放的？」我问道。

身为教导主任的王爱红黑着脸没有回答，用鹰一般的眼神捕捉着没有回教室的学生。

「学校的楼梯这么窄，发生踩踏事件怎么办？！」

操场上看不见其他人了，王爱红才开口：「公开课快开始了，市领导马上进校，你快去教室准备。」

「我问你为什么不顾学生安危临时进行防火演习？！」

「这次全市比赛的公开课关系你的前途，你那个学生家长纠缠不休。我王爱红的女儿绝不允许在这个时候出岔子。」

我气得浑身发抖——我一直以为王爱红只是爱女心切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生怕我的人生走错一步，但我从来没想到，她竟

然自私到如此地步，拿上百个孩子的生命安全开玩笑。

「廖远航，我寄给你的药你吃了吗？我已经通知过你很多次，必须在今年生孩子！」

王爱红近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她私下联系廖医生了？还寄了药？什么药？壮阳药吗？！羞愧爬满我的心头。

「我说过我不想要当老师，我不想要晋升，我更不想要生孩子！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干涉我的人生？！」积攒了这些年的怨气在这一刻全部爆发。

「反了你了！」母亲扬起的手被廖医生握住了。

「她的人生受到的负面影响已经够多了，请你不要再干预了。我们的孩子，该有的时候，就会有，不劳你操心。」

我诧异地看着廖医生，我们的孩子？他什么时候产生了这样的念头？我们只是被强扭在一起拼凑的婚姻，我们真的会有，我们自己的孩子？

6

晚上回到家。衣帽间里廖医生的西装外套皱皱巴巴，甚至蹭上了一抹墙灰。

我摘下外套，用力拍了拍，吹了吹，可是墙灰的颜色依旧惹眼。

「别管外套了，为了庆祝公开课胜利，过来喝一杯吧。」廖先生递给我一个酒杯。

那是三年前愚人节时学生们送给我的礼物，学生们背地里叫我性冷淡女神。Tina 说我满脸都写着「男人滚开」。那一天的课堂上，学生们起哄要我快点下课去约会。他们拍手笑着，叫着，让我觉得青春真好。

我端着酒杯和廖医生碰了碰杯，「今天，谢谢你。」

「你是我太太，这是应该的。」

我咂了一口酒，「还有，不好意思。我没想到王爱红找过你。你是不是一直觉得，我很软蛋，一直一直，被王爱红捏在手心里？」

廖医生抿了一口酒，不置可否。

「我被王爱红控制，并不是因为我怕她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她很可怜。我至今记得王爱红和我父亲吵架，她嘶吼着：『你休想离婚！我死也不会离婚！你说过一生一世一辈子！我绝对不会离开你，放你自由！』」

「她虽然没有和父亲离婚，强留父亲在身边，但她换来的却是长达几十年的冷战、淡漠，在这场婚姻里，她除了我一无所。她是因为恐慌，所以才想控制。控制父亲，控制我。只有垂死挣扎之人，才会拼命想要抓住一切。几十年如同死亡的无性婚姻，她真的很可怜。」

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凡事有因才有果。来找我咨询的很多夫妻，包括你的同事白洁，都活在无性婚姻里。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无性婚姻，但似乎集中爆发在三四十岁，分床，分房，然后是分手。」

「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相爱，怎么会踏入婚姻？如果相爱，怎么会把婚姻过成这副模样？」

「也许人到中年，压力骤增，性欲下降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，而十几年的婚姻也步入疲态，彼此失去耐心，缺少包容。矛盾导致了无性婚姻，无性婚姻又加剧了矛盾，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」

「没有性的婚姻，真的无法维系吗？」

「你说呢？」

廖医生看向我的眼神，意味深长。我们不正是无性婚姻吗？我坐在地板上，数着脚趾头。空气突然变得暧昧而沉默。这是我们婚姻的第三个年头，我不知道我们会走一辈子，还是停在某个瞬间。

我起身倒了一杯酒，为了活跃气氛，我讲了一件趣事：「记得14岁那一年，有一次来月经弄脏了裤子，我不得不屁股冲着墙根，一点一点从学校往家挪。那条路那么长，长到我觉得一辈子都走不完。这时出现了一个小弟弟，他竟脱下校服系在我的腰上。」

「我喜滋滋蹦蹦跳跳回到家，结果王爱红看见我系着男孩子的校服，二话不说揍了我一顿，还亲手剪了校服扔到垃圾堆。后来我偷偷跑去垃圾堆捡了一块破布条回来，抱着哭了好久。那心情，就像失恋一样，虽然我根本没有恋爱过啊。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把校服还给那个小弟弟了。」

我自嘲般地「哈哈」，然后仰头喝尽了杯中酒。

廖医生的表情很古怪，他看着我，「难道我当年把校服给了你？！怪不得再也没有小女生把校服还给我！！！」

「真的是你吗？！那个小弟弟是你？！寸头，黑皮肤，个子矮我半头，蓝色的校裤白色的校服，RC 中学门口？！天啊！男大十八变吗？你竟然能长成今天这副模样，简直是凤凰涅槃，回炉重造啊！」

廖医生伸手戳了戳我的脑袋，「怎么说话呢，我可不是小弟弟，论年龄，我是小哥哥，只是没你高而已。其实那一天，我过得一点也不好。那一年我也 14 岁，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梦遗，既紧张又兴奋，我跳下床叫醒睡梦中的母亲，想第一时间和她分享这个具有成长跨越性的好消息。

「然而她却边扯被单边说：『你怎么这么脏！我伺候你们爷俩已经够累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！你们怎么这么脏！』那一晚我一直都没有睡着，第二天放学时也不想回家，直到看见了一个比我还脏的小姐姐，于是我把校服给了她，心里舒服了很多。」

「什么叫比你脏？！」我伸手去戳廖医生的脑袋，被他迅速握住手腕，我不甘心伸腿去踢他的屁股，再次被他轻易制服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扭在了一起。

早晨醒来，我睡在自己的床上，穿着衣服，掀开被单，并没有一抹殷红。所以昨天晚上，醉酒的男女并没有发生男欢女爱的事情？

Tina 说，如果男人连送到嘴边的女人都不吃，不是有障碍，就是不喜欢。

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莫名的失落。廖医生不喜欢我吗？可是，我有一点点心动了呢。

卧室外面静悄悄的，廖医生已经去上班了，他在餐桌上留了字条给我：「晚上陪我参加一个活动。我来接你。」

7

廖医生每次轻描淡写邀请我参加的活动，不是心理圈大佬的盛宴，就是该行业某个奖项的颁奖仪式。这种大场合对于我来说隆重无比，但是对于廖医生就好像去菜市场买了棵白菜。

我站在镜子前拿着一套黑色露背晚礼服，还有一套藏蓝色一字领鱼尾裙，犹豫不定。黑色神秘妖艳，蓝色优雅华贵。

「穿黑色的，你的背部比肩膀更好看。」

不知道廖医生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旁。

等等，背部，比肩膀更好看。他见过我的身体？我看见镜子中自己的脸红扑扑的。

「你让我帮你拉过礼裙的拉链。况且这两个部位你都外露过，我看过，并不稀奇。」廖医生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他从首饰盒里捡了一条黑天鹅的项链，「转过去。」撩起我的头发，双手环过我的脖颈帮我戴着项链。

「不用，我可以自己来的。」我有些慌张。

「别动。」

那个项链的环扣非常小，很难找，廖医生站在身后鼓弄了半天。我感觉全身的汗腺都在躁动。

廖医生以前也帮我戴过项链，拉过拉链，甚至站在卫生间门口递过手纸。为什么从前我总觉得害羞，今天会觉得很燥热？

宴会现场热闹非凡。按照廖医生的要求，我挽着他的胳膊，陪他周旋在各位行业大佬身旁，廖医生介绍说：「这是我太太。」

Tina 总说，像廖医生这样出门就介绍廖太太，却从未和廖太太啪啪的男人，一定是个 gay。不然哪有男人主动积极和美女说「嗨，我有老婆」呢，藏都来不及呢。

宴会里有一个短发姑娘很有意思，她总是频频望向我这里，不知道在看我，还是在看廖医生。终于逮着廖医生去洗手间的空档，姑娘来到我身旁，毫不遮掩地上下打量着我。

「原来他最后娶了你啊。我还以为他会嫁给一个男人呢。」

我的脸沉了下来，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」

姑娘贴近我的脸，在我耳边说：「恐怕你们还没有过性生活吧？你真可怜。」

逼我生孩子的那一晚，王爱红告诉了我一个关于廖医生的八卦。

传说仰慕廖医生的女生不计其数，但是廖医生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交过。有个叫胡梦的姑娘在某次聚会上伺机灌醉了廖医生，本以为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却不想廖医生的小鸟全程没有起飞过。此后廖医生一直没有交过女朋友，直到和我结婚。婚后王爱红才知道这件事，于是给廖医生寄了各种壮阳药品。

我双手抱于胸前，以廖太太的身份居高临下地看着姑娘。很好，姑娘胸前别着胸牌，餐厅引导员，胡梦。

这世上有多少人，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得不到手的就要毁掉。

我看见廖医生站在胡梦身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廖医生如此铁青着脸。想起昨夜原本可以一夜风流，廖医生为什么没有乘人之危？是禁欲？是节制？还是真的，小鸟无法起飞？

我挽过廖医生的胳膊，异常坚定地说：「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呢？他不要你，是因为你不够格。我和廖医生，可幸福着呢。」

我尽量靠近廖医生，我能感受到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，我用力挽着他的胳膊，想要给他温度，给他力量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廖医生之所以学心理，专攻两性婚姻，之所以和母亲常年疏离，恐怕是因为母亲的那一句「你怎么这么脏！」成为了他的心疾，并且导致了生理障碍。

即使一辈子都无性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不管别人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导致了怎样的问题，但我和廖医生的婚姻，一定会从一而终。

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就是喜欢？

「下面进入颁奖环节，首先要颁发的是年度影响力奖，有请廖远航上台领奖！」

全场暗了下来，追光灯打在廖医生身上，借着他的光，我的脸也被投影在大屏幕上。

廖医生迅速调整了表情，准备走向领奖台，就在他跨出那一步、追光灯的光从我身上离开的那一刻，胡梦单手上扬，解开了我露背裙脖颈后方唯一的纽扣。

我立刻夹紧双肘，企图用手肘的力量夹紧裙子，我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得精光，况且还是廖医生的颁奖典礼。我向廖医生投去求救的眼神。

下一刻，廖医生搂起了我，他的手臂快速而自然地从我后腰自下而上，覆盖在纽扣的高度，他的臂膀紧贴着我的肩膀，中

间夹着欲坠的裙子。

可是他要上台领奖啊，怎么办？

「走啊，一起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一起上台。」

廖医生揽着我走向领奖台，我看见我的脸被投在大屏幕上，有一丝不知所措的惊慌，所有人都在指指点点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携着自己的太太领奖。

廖先生揽着我肩膀的手臂从来都没有放开过，他单手接过奖杯，对着麦克风说：「感谢我的太太，没有我的太太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」

我保持着得体的微笑，用余光看着廖医生。你只是为了帮我提裙子，不用把这么大的功劳都推给我呀。廖医生放下奖杯，双手拥抱了我。台下响起了祝福的掌声。廖医生顺手系好了我背后的纽扣。

8

走下领奖台，廖医生说：「谢谢你。」

「是我该谢谢你，没让我出丑。」

「你是我太太，保护你是我应该的。」廖先生再次揽我入怀，他的呼吸就在我的耳边，吹气如兰，「谢谢你帮我洗了床单，还有内裤。」

我的脸腾地热了起来。怎么突然提这件事？

「我一直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，直到遇见你。」

我突然感受到来自下方熊熊燃起的力量。

「今天晚上，我们在一起吧。」

「嗯？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」

「是真正的在一起。」

我羞红了脸，在这一刻，我终于开始渴望一个男人。

那些青春期受到的令人难堪的沉重伤害，总有一个人会为你抚平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